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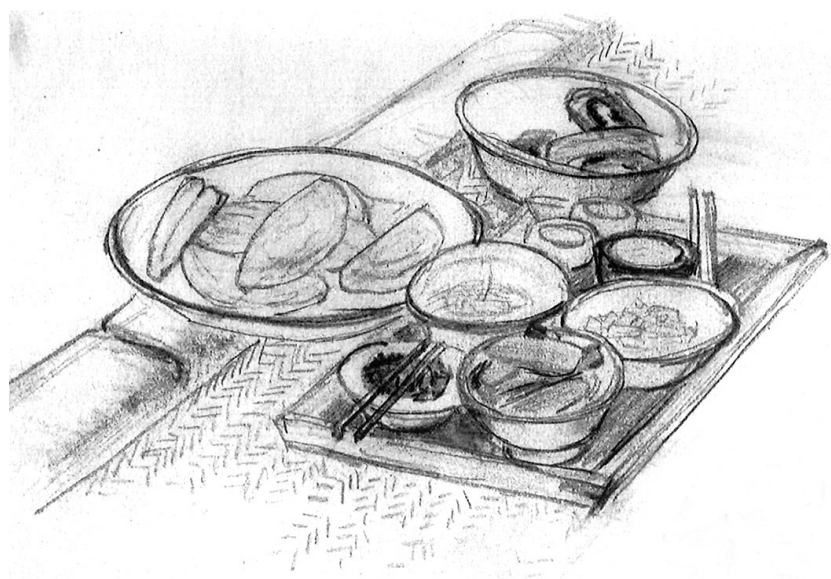
走过青春

架子车

李连科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● 派饭



● 土炕



● 赶集的日子



● 陕北婆姨的梳妆台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干什么都得有得心应手的工具。

来村里插队没多久，队里就给我们每位知青配备了镢、锄、镰刀，我找到我们队的木匠，让他帮我把这些给我的工具都配备了木柄，为的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。

我们刚到农村那年，陕北农村的耕作还全凭人力，没有现代化的农具。生产队中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几辆架子车，这些架子车担负着全村的运输、运肥、收割任务。所谓的架子车，其实就是由两个胶皮轮子、一个木制的架子组合成的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只要有把子力气，就能拉架子车。可实际上，拉架子车其实也要有门道。那就是上坡要铆足劲，把力气用在肩上的纤绳上。所谓“上坡容易下坡难”，拉着架子车下坡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因为坡陡容易溜车。这时，你就要控制好下

坡的速度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，都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。

离我们村15里路的贺家湾，有一片属于我们村的农田，足足有30多亩。那片农田也是我们村主要的耕作土地，用来种糜子、小米、玉米。每年春耕时节，我们都要往返30里路，往那片地里送肥。这时候，架子车就派上了大用场。

一次春耕，队长把我们男知青分成若干组，几个人负责拉一辆车。每辆车除了我们男知青，还配备了一个当地的年轻女子拉纤。和我分在一组的女子叫绒花，个子不高，比我们小，也就十五六岁。

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第一次和女社员结伴干活，我就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。往年社员们往这块地里送肥，一上午只能来回一趟。可和女孩子结伴干活，我们一路小跑，一上午竟然跑了两趟，受到了队长的表

扬。他说我们北京娃娃就是不一样，效率高。可是苦了和我们搭伴干活的这些小姑娘了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她们初次和我们知青搭伙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可到了地里，那几个女子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估计是在埋怨我们这帮知青呢。

陕北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把肥料送到地里，空车返回时，女子驾辕，男社员坐在车上当一回“乘客”。我们哪能这样，但架不住绒花三番五次邀请。我们拗不过，只好上车。

我们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，坐在车上战战兢兢。好在绒花也不是第一次干这活，车拉得很稳。

在接连几天的劳作中，我们配合得很默契。这些女孩也习惯了我们的节奏，不再埋怨我们跑得快。回程的时候，我们也用不着绒花请，就自觉上了车。

赶猪

孙仲荷

虽然我插队的时间总共不过四年，但经过的锻炼却不少。但凡农活，几乎都干过，而且干得不错。所以自认为在这方面的经历，不要说一般知青，就是当地的同龄人也鲜有人像我接触得这么全面。故在插队期间，大家都叫我孙万能。意思是我不但什么活都干过，而且一学就会，一点就通，是个能人。对此，我嘴上谦虚，心中却颇为自得。

插队时，我心气很高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农活都学会，好在知青中出尽风头，再与当地青年比个高低，让队上的干部和群众对我刮目相看。出于好胜心，我对队长分给自己的任务总是来者不拒，无论难度多大，都尽量干好，所以常能得到村干部们的表扬和群众的赞许。然而，也有人讨厌我的性格。虽然他们当面叫我孙万能，却也背后称我为不够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只有队长不称呼我外号而称呼我“小孙”。原来这是当地人对人的一种尊称，由此也说明队长对我的尊重。原来队长是个务农好手，也是村里有名的能人。有人说我与他性情颇为相似，我也觉得如此。这样，我俩不免“惺惺相惜”。我把他看成知人善任的好干部，他把我看成能独当一面的好帮手。由于我俩互相欣赏，遂成为挚友。

他常将一些责任较重、难度较大的活分派给我，这就使我锻炼的机会较多，接触面较大，能力也就增长得较快。插队期间，我干过赶车、犁地、锄谷、摇耒、驯马、牧羊、放牛、锄草等活计。这些活现在看来虽属一般，但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当时，却都是只有种田的老把式才干得了的技术活。

像我这样一个已是门门皆通，一直蒙受队长重用的好把式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在农村插队的最后一个秋天，队长派给我的最后一宗“大活”，竟是“赶猪”。

那是1971年的秋天，庄稼长得特别好，玉米、谷子、糜子、荞麦以及各种豆类的长势都强于往年，眼看丰收在望。但队长说得好：“丰产不等于丰收。”因为在丰收之前，庄稼还可能面临自然灾害和野兽的糟蹋，家畜也可能对其造成祸害。所以护秋就成为了当务之急。据我所知，队长这几天一直在考虑着护秋的好人选。据以往的经验，这不是什么大难活，派个责任心较强的弱劳动力就行了。因为队里的精壮劳力还要投入到繁忙的秋收中呢。

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队长最后竟然选中了我。他的理由简单却有说服力。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活，本地人沾亲带故，抹不开情面，很难坚持原则。而我是个外地人，了无牵挂，没有倾向性，容易开展工作。我见队长说得有理，更理解他的难处，只好答应。但请队长一定要大力支持我的工作。

队长为了支持我的工作，当晚便召开了社员大会。会上，队长首先说明了护秋的重要意义；接着通过了护秋的人选；最后，队长进行了严肃讲话。他说：“大家既然推选了小孙，就要坚决支持他的工作。各家各户管好自家的家畜，一定不敢马虎。我已经告诉小孙，无论是谁家的牲畜，只要敢跑到庄稼地里，就让他往死里打，有什么责任我负。”队长的话具有极强的震慑力，社员们诺诺连声，没有任何反对意见。至此，我已底气十足，原来的一切顾虑都化为乌有。

我是提着一根打狗棍上任的，这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招牌。自感还有几分威风。在刚开始的几天里，各家还比较谨慎，没发现什么情况，我也乐得清闲自在。可渐渐地，地里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鸡。对此不必介意，用不着棍棒，只要跑过去吆喝几声，它们就忙不迭地逃窜了。

我认为只要不是大牲畜，就犯不上跟它劳神。我企盼平静无事，因为那样更省心，又不得罪人，还不少挣工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天，就开始有零星的猪羊跑到玉米地里，我只好拼命赶打。可这些牲畜“记吃不记打”，打跑了不一会儿就又来了，使我不得清闲。

可我既然干上了，就总不能轻易败下阵来。我在懊恼之余，忽然想起队长说的“打死白死”的话来。虽然这样做有些残忍，可不杀一何以儆百？于是我暗下决心，准备来个痛下杀手。可良知又告诉我，所谓痛下杀手，也只能是打得重些。因为那毕竟是社员的“摇钱树”，我怎忍心断送他们的财路？所以，我还是适可而止为妙。

可不料几天后，我因一时冲动，酿成了一个不小的祸端。那是一个夕阳如火的黄昏。我吃完下午饭去地里巡逻。当我巡逻到一块玉米地时，忽然听到玉米地里有动静。我冲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头猪正卧在一片倒伏的玉米秆上吃得正欢。那是一只半大的猪，约六七十斤重，正是贪吃长膘的时候，所以吃起来显得特别贪婪。它见到我后毫无怯意，好像无论怎么吃，都与我并不相干。我看它憨态可掬，开始并无动气，只是将它轻踢了几脚，示意它走开。谁想它对我的警告全不在意，只是哼唧着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就算是对我的回答。我见状来了气，挥棍重抽了它一下，它才直起身子，可眼睛还死死盯着地上的玉米，赖着不肯离去。我在气急之下，开始挥棍猛打，它负痛之后才一溜烟地窜上了田间小道。我怕它卷土重来，所以乘势猛追。但我两条腿怎能追得上这四条腿的，情急之下便拾起一块石头向它猛力掷去。不想歪打正着，砸中它的头部。它便一边嚎叫一边跌跌撞撞地向村里跑去。

我想坏了，可能打得不轻。尤其看到这头猪滴落了一路的斑斑血迹后，心头更是禁不住一阵紧缩。我当时想到了自己可能要承担责任，可能受到责骂，可能招致怨恨，但更多的还是对猪的心疼与怜悯。不是吗？这只猪刚才还欢蹦乱跳的，只因为偷吃了几穗苞谷就被我打成这样，实乃太过。我本来自认为善良的心，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狠毒呢？当时支持我勉强镇定下来的，不过是一种莫名的侥幸心理。那就是猪耐打，禁得起打，而且自愈力强，可能凝固后就没事了。经过这样一番自我宽慰，我便借着夜色的掩护悄然回到了自己的窑洞，闷闷不乐地倒头便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见村里平静如常，

并没有哪一家的主妇跳脚骂街，才长吁了一口气，提起打狗棍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巡逻。其间遇到了本队社员赵海，他没像往常那样与我寒暄，而是冷冷地对我说：“听说你昨晚把老铁匠的猪打死了，他们父女俩整整哭了一夜，你也不上门安慰一下人家，还有心思在这里闲逛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，连忙向老铁匠家跑去。我边跑边自怨不已，而心里却有些纳闷儿：怎么会是他家的猪？他可是个为人严谨、爱队如家的好社员，怎会连自家的猪都管不住？看来可能别有缘故。这还是户可怜的人家，其妻早亡，父女相依为命，生计很是艰难。不想“黄鼠狼专咬病鸭子”，我信手掷出的一块石头，竟然断送了他家一年的花销。更使我心酸的是，他心地善良，待知青如亲人一般，可我却以这样残忍的方式回报他，试问良心何以得安？

当我惴惴不安地来到老铁匠家时，老铁匠的心情已经平静了下来，对我的态度仍和气如初。但他的女儿却不理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怼。我不由对他们连连认错。而老铁匠却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

老铁匠哄好了女儿，转而对老铁匠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队长有言在先，你不过是执行队长的指示而已，何错之有？”见我这般通情达理，心里更难过了。而那个姑娘却“哇”一声哭了，开始对我数落个没完，直说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。